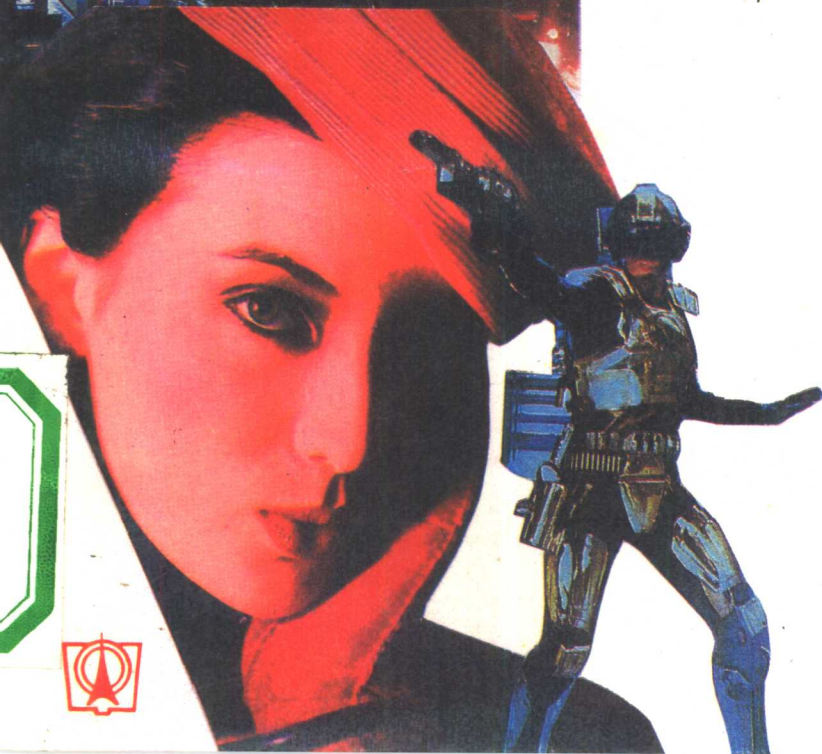


东京人质

【法】热拉尔·维利耶 著 赵继桢 译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东京人质

——日本战时“人质外交”的真相——



神探马尔科

东 京 人 质

〔法〕热拉尔·德·维利耶著

赵继祯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GERARD DE VILLIERS
LES OTAGES DE TOKYO

本书根据法国普隆出版社 1975 年法文版译出

封面设计 张志明

神探马尔科
东京人质

著 者 / [法] 热拉尔·德·维利耶

译 者 / 赵继祯

出版者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北京复兴门外真武庙二条九号)

发行者 /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 工程兵印刷厂印刷

开 本 / 787×1092 毫米 32 开 印数: 1—15000册

印 张 / 6.5 字数 / 140,000

版 次 / 1991 年 2 月第 1 版, 1991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43-0760-2 / I · 76

定价: 2.95 元

第一章

在凛冽的北风下，打着寒颤的那位警察，惊愕地注视着那位刚刚穿过美国大使馆门廊的日本女郎。尽管严寒刺骨，她却只穿着一身布衣——长裤和茄克衫——及一件白色短袖圆领汗衫。虽然衣着单薄，她好像一点也不冷得难受。那位警察感到惊讶，仔细地端详着她：黑黑的长发，由中间的头路分开，垂到肩上，直达胸前。椭圆形的脸蛋，下面有点宽，鼻子不太扁。对一位日本女子来说，两腿长得惊人，而且很直，这更为少见。由于日本习惯把孩子背在背上，孩子的两腿紧贴在母亲的上半身，所以 95% 的成年人，两腿都是弓形的……

这位陌生女郎从警察面前走过去，进入了大厅。她以前也许非常漂亮，但有一点除外：那乌黑的眼珠如癞蛤蟆般凸起好象随时准备跃出眼眶。对这种畸形感到不舒服的警察别过了脸去。

这位陌生的凸眼女郎坐在大厅签证处对面的一条长凳上，把像许多大学生那样挎在肩上的布挎包放在地上。那位警察恢复警戒，重又监视着门廊。美国大使馆外面设有两个水泥岗亭，他们在这里负责保护。通常，一些左派示威游行来到门前，喊一些反美口号，然后便规规矩矩地沿狭窄的陡坡马路而下。这条马路伸向一个巨大建筑工地和忆良饭店北楼之间。

然而，美国大使馆同它得到的那么多荣誉很不相称：一幢 3 层的白色小楼，周围是汽车停车场，忆良饭店巨大的南楼使它显得十分矮小，饭店 13 层的大楼从马路的另一边俯视着

它。美国大使馆是美国人 1945 年来到日本时建造的，谁都从未考虑建造一个更漂亮的大使馆。美国机构几乎分散在东京市区和远郊各处，使工作人员感到极不方便。

那位穿蓝警服的警察打起了呵欠：现在不是示威游行的季节。跟往常一样，东京的 11 月是极冷的。

※ ※ ※

两名年轻人坐在一条长凳上，已翻阅了半小时杂志。他们挪到凸眼女郎身边，互相说了几句话，同时观察着在大厅里等候的寥寥无几的来客。差一刻 4 点，是星期五，人不会再多了。

宽大的楼梯位于大厅中间，有两名身着军装的士兵守着，他们坐在凳子上，面前放着两个小柜台，台上放着电话机。楼梯通向二层，禁止闲人入内，大使和主要参赞的办公室就设在那里。

只有约见的来客，在得到电话通知后才可上楼梯去。

在签证处，工作人员开始收拾东西。凸眼女郎站起来，拿上挎包，朝坐在楼梯左边的士兵走去。她微笑着，一点也不紧张。那位士兵对她也报以微笑，并亲切地对她说：

“你不能到那儿去，小姐。”

她好像不明白似的，泰然自若地走上楼梯。那位士兵离开凳子，奔到她身后，以为她不明白，又用日语叫她：

“请注意！你不能上去！”

凸眼女郎非但没有停下来，反而上得更快了。那个士兵气坏了，跃到她身后，一下抓住了她的胳膊。她挣脱开，甚至没有回头。士兵伸出手去，紧紧抱住她的小腿。她朝前跌倒，双手着地，回过头来，像只猫一样。她把右手伸进了挎包里，士兵甚至还未来得及看见口径为 38 毫米的巴莱塔手枪，它就顶

着他的前额正中射出了一颗子弹。这一枪打掉了他的白色军帽，使他身子向后仰。他试图直起身来，但身子摇摇晃晃地又倒了下去，死了。

听到枪声，另一名士兵从凳子上一跃而起，冲了过去，准备用那规定的套着上光的白皮枪套的 45 柯尔特手枪进行搏斗。当他拔手枪时，他听见身后大厅里响起了吼叫声。他正好回头看见凸眼女郎两名伙伴中的一个正端着 UZI 冲锋枪瞄准他。一阵连射打得窗玻璃颤动，他被击退到楼梯的梯级上，子弹射进了他的胸膛，他朝后倒去，军服的呢绒已浸满了血迹，但他并没有来得及拔出手枪。两名日本青年早已跃过他的身体，奔到已站立起来的凸眼女郎身边。

大厅的来客和工作人员或趴在地上，或从花园门逃走。他们三人奔向二层楼梯平台。那位日本警察惊得发呆，还没有反应过来。从凸眼女郎走向楼梯，时间还不到一分钟。

美国驻日本大使罗伊·亨德森听到枪声惊跳了起来。他未穿外衣，正在签署月底票据。他赶紧奔向办公室门口，想把门关上。

当他离门还有一米远的时候，房门突然打开了，出现了一位凸眼女郎，她挥动着自动手枪，跃到他的面前，吼叫道：

“趴下！趴下！”

大使没有很快趴下，她使用膝盖在他小腹上顶了一下，并用枪托击打他的太阳穴，大使扑倒在地毯上。她蹲在大使身边，用枪口顶住了他的脖子。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大使，听见走廊里接连响起了枪声、喊叫声和呼救声，接着一群人便涌进了他的办公室，有：一秘，他面色苍白，正在重扣长裤的钮扣；二秘，一个他不认识的人；还有商务专员和武官；中央情报局东京站站长艾伯特·博尔佐依；最后是博尔佐依的女秘书美智

子，她已有5个月的身孕。

那两名日本青年，其中一个留着小胡子、脸上有疱疹，每人端着一支 UZI 冲锋枪，他仍推搡着这群人。关门前，留小胡子的人转身朝楼梯方向射了一梭子弹。这时，凸眼女郎让大使重新站了起来。大使想恢复他仅有的尊严，便用日语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想干什么？”

凸眼女郎用英语回答他说：

“我们是 M 军战士！要你做我们对你说的。”

M 军是一个恐怖分子集团，他们分裂成了许多派别。

留小胡子的人把大使办公室的所有东西扫到一边，倒出了他挎包里的东西：一些绿色圆手榴弹，一些 UZI 冲锋枪弹夹，一些塑料炸药包，一些雷管，好几把突击队匕首……凸眼女郎朝日本女秘书走去。女秘书是位长着优美圆脸蛋的女子，环形髻发，她的大肚子紧绷着蓝裙子。凸眼女郎用日语粗暴地审问她。女秘书嘟嘟啾啾，嚎啕大哭。凸眼女郎使劲地打她耳光。这样残酷的毒打，使大使不禁毛骨悚然。凸眼女郎用英语命令那些人质坐成一排，面对墙壁，把双手放在头顶。她手里拿着手枪，发狂地在办公室走了一圈。她的两名同伙默不作声，用枪瞄着门口。最后，她把窗户打开，顿时屋里涌进了一股寒冷的气流，接着她拉上了窗帘。

警笛的鸣叫声越来越近。过了一会，又过了一会。大使肚子仍然在疼痛，他闭上眼睛，思索着事情的结果。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 ※ ※

十二名身穿警服的警察闯进了忆良饭店南楼的大厅，挤撞着顾客，奔向电梯。外面，装甲警车一批接一批地开到，前面开路的是大型的白色和蓝色达特桑牌汽车，车顶上的警报器闪

闪发光，笛声急促地鸣叫着。

警察们从十三层即豪华的楼顶房屋那一层的电梯上涌出来，奔向狭窄的平台，从这里可以充分俯视美国大使馆天线林立的平屋顶。但大使办公室的窗户拉上了窗帘。气恼的优秀射手们不顾寒冷在平台上摆好射击姿势，持枪瞄准大使馆的小白楼。巨大的忆良饭店现在已挤满了穿便衣和穿警服的警察。在东京发生扣留人质的事件这还是第一次，警察们不大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下面，装着铁栅栏的警车和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背心的警察，把小小的白色大使馆团团围住。从与陡坡马路交叉的路口起，禁止一切车辆行来。一辆救护车尖叫着飞驰而来，从车上下来一些护士，奔跑着涌进了使馆的大厅。

二十来名警察站在楼梯周围，监视着二层楼房。另一些警察在试图向精神上仍然受到刺激的工作人员和来客询问情况。但众说纷纭……这些人甚至不知道有多少恐怖分子。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

护士们把两名士兵的尸体放在担架上，人们抬走了尸体。楼梯上血迹斑斑。二层楼上没有传出任何声音。

一辆黑色的大达特桑牌汽车嘎吱一声停在使馆门前，东京警察局长穿着皮领大衣从车上下来。人们马上给他带来了那位目睹袭击者的日本警察。这位警察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两名士兵双双被杀的情形，提供了那位女郎的体貌特征，但对另外两个，说不出任何确切的情况……局长身边的一名警察，胖乎乎的脸，戴着玳瑁眼镜，沉思地点了点头说：“这是冈田广子。”

他是反 M 军处即“湖滨”处处长。

“她是何许人也？”局长询问道。

“一个女凶手”，那位处长说。“她领导 M 军的一个组已有两年，是个有 20 来名极其活跃分子的小派别。我们从未能抓

住她。从眼睛来判断凶手是她。她患有甲状腺病，是突眼性甲状腺肿。我怀疑许多谋杀都是她干的，特别是三菱爆炸案……”

17人死亡，80人受伤……近来，东京到处发生爆炸案。局长身边的其他高级警官倾听着，惊讶不已。直接受首相领导的内阁研究室主任，国家警察署，公共安全调查处处长，全都可悲地感到无能为力。

“但她想干什么？”局长询问道。

“湖滨”处长小宅说：“我不知道，局长先生。我们在等着你开始谈判。”

在美国马里兰州兰格利，中央情报局密码室的电报劈劈啪啪地响了一个小时。电报不停地从东京发来，但提供的新情况却不多……在“高级官员”会议室里，行动处处长，远东处处长和中央情报局代理局长，由于时间差——华盛顿和东京之间差14个小时——全都在凌晨4点披衣起床，同国务院保持着经常联系，他们已喝了几升咖啡。天还黑着，行动处处长戴维·怀斯宣布说：

“罗伊·亨德森刚从他东京办公室直接给国务院打来电话。他和其他几名人质需交50万美元赎金，并要我们交还一位日本人，据说，这位日本人已在洛杉矶被联邦调查局逮捕，是个叫春一古木的家伙。”

“请立即给联邦调查局国内安全处打电话。”

“日本警察局怎么说？”远东处处长问。

“什么也没说，他们在等着。没有我们的同意，他们将不行动。如果他们发起攻击，一切全都完了。”

谈话中出现了长时间令人尴尬的沉默。这真叫人进退两

难。要么要荣誉，要么要人身安全。

“联邦调查局没人接电话……”代理局长宣布说。

戴维·怀斯咒骂了一声，这同他在耶鲁大学受的教育不大相称。

“如有必要，你就把胡佛从坟墓里拉出来”，他嘟哝道。“不过你还是把那个古木给我找到吧！叫人用飞机把他送往东京。”

“叫谁去？”远东处处长大胆地问道。“交换人质可是一件棘手的危险行动。”

戴维·怀斯叹了口气。

“啊，这个问题提得好！不过我有了一个主意。”

电话铃响了。坐在旁边的一个人拿起了话筒，听着，然后挂上了电话。他脸色发白。

“先生”，他说，“恐怖分子刚才警告国务院说，如果星期天晚上还未把古木送到东京，他们就开始处决人质。”

警察局的探照灯把使馆楼的楼面照得通明净亮，但由于拉上了窗帘，光亮只微弱地照进了大使办公室。相反，房间里的温度不超过零度，窗户却一直敞开着……除女恐怖分子之外，人人都在挨冷受冻。

那些人质，包括大使在内，始终排成一行坐在地上，面对墙壁，双手放在头顶之上。一名日本人盘腿坐在他们身后监视着，膝盖上放着冲锋枪，身边放着好几颗手榴弹。另一名日本人，以大使办公桌作屏障，监视着门口。这些恐怖分子并不真的担心。他们确信，由于人质，只要他们不挑衅，警察们就不会攻击。

“我冷”，女秘书美智子突然抽噎着说。

她缩成一团，牙齿咯噔噔地直打颤。

广子朝她奔去，照脸就打，疼得她左躲右闪。美智子的脸早已被女恐怖分子的巴掌打得肿了起来。从4点钟起，广子就一直猛烈地打她。广子从她手提包里发现了她丈夫的照片，一位领事馆里的年轻美国外交官。这一回，广子扑向她，拳打脚踢，好一顿毒打。

“帝国主义走狗！我禁止你开口说话！”她吼叫道。

美智子疼得在地上直打滚。

广子恶毒地把脚放在她凸起的肚子上，用力往下踩。女秘书发出一声惨叫，含糊不清地说：

“请行行好！”

作为全部回答，广子抬起脚，晃着腿，在她小腹上突然给了一下。美智子大腿上的裙子被踩破了，她嗷嗷直叫。罗伊·亨德森脸色苍白，回过头来，用日语喊道：

“放开这位姑娘，关上窗户！房里冷得要命！”

广子的眼睛好像更突出来。

“住口”，她尖声叫道。“否则我把你们全都杀死……”

她又开始野蛮地打起躺在地上的女秘书来，照着胸脯、肚子、脸面猛打。美智子尖声叫着，呼救，哀求宽容她的孩子。广子仍旧继续打着。每当她的鞋尖踢到女秘书时，就发出软扑扑的、令人反感的可怕声音。

她的受害者突然停止了喊叫。她腹膜爆裂，奄奄一息。广子停止了殴打，尽管寒冷，她却浑身是汗。

“转过身来”，她向人质们喊道。

他们转过了身子。眼前的情景可恶可恨。美智子困难地呼吸着。女恐怖分子用喉音英语说道：

“这是一个警告！所有进行反抗的人都要遭到同样的下场

……现在，你们转过头去。”

5个人转回头去，对可以避开不看被害躯体的惨状，羞愧地感到松了一口气。美智子发出轻微的嘶哑的喘气声。广子已不再管她，坐在扶手椅里，玩弄着她的巴莱塔手枪。由于兴奋和疾病，她的心在激烈地跳动着。

尽管窗户敞开着，办公室里开始充满了一股恶臭气味。广子没有在意，陶醉于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大使馆周围，警察们的嘈杂声使她如同喝了一坛米酒那样飘飘然。她相信她的两个帮凶：许和神造，同时也相信自己的敌人会谨慎行事。她凝视着女秘书的躯体，女秘书已平静了点。这是证明她的决心、让人尊敬自己的好办法……突然，她感到饿了。

“打开门”，她向许喊道，“告诉他们，我们要一些吃喝的东西。”

那位青年许，在去之前犹豫了一下。不管怎样，这是危险的。好在有那些人质……

走廊里空空荡荡。一个黑头盔在楼梯口闪了一下，举着一面镜子。

他不由自主地用 UZI 冲锋枪嘟嘟嘟扫了一梭子，把镜子打得粉碎，那个黑头盔消失不见了，而且没有还击一枪……他使劲大声地传达着广子的要求。从楼梯那里传来一个声音回答说：

“我是东京警察局长，……”

广子愤怒地打断他说：

“住口，可恶的帝国主义分子！如果我们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我们就杀死所有人质。”

接着她砰的一声关上了办公室的门。

官员们小心地躲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在日本高级官员人堆里，有许多美国人：代办、领事、中央情报局负责处理此事的好几名官员。在街上，新闻发布官应付着一群新闻记者。由于危险，禁止他们进入停车场。

该区已实行戒严，配备有几百名警察、电视和一些优秀射手。人们甚至想中断首都高速公路上的交通，因为它处在恐怖分子射击角内。一些专业人员从外面爬上三层楼，正在安装超灵敏的传声器，以便窃听恐怖分子们的谈话。

天已黑了，但外面照得如同白昼。日本广播协会的摄象机对准楼房正面，准备摄下任何动作。

东京警察局长脸色发白，他走下楼梯，回到官员里。大家都听见了被打女子的可怕叫声和枪声。他们尴尬地面面相觑。

“他妈的，真没办法。”代办嘟哝道。

小宅走过来，用发音不准的英语说：

“我认为，我们不能发动攻击，否则会危及人质的生命，先生。”

代办非常清楚这点。他瞧了一下手表，9点10分。可能得等很长时间。

“我同我国政府保持着经常联系”，他说，“将尽一切可能满足恐怖分子们的条件。”

他停了下来，愤怒得发狂。因为他知道，恐怖分子们将会无拘无束地从使馆走掉。这是此事的规律。警察们在门旁走着，用盘子端来了广子及其两名同伙所要的三明治和饮料。一名警察登上楼梯，把盘子放在楼梯平台，然后便走了下来。

外面，新闻发布官多次重复说，他不知道人质中有多少日本人。

“联邦调查局国内安全处认为，释放那个古木是一个灾难”，代理局长宣布说。“他们3天前在洛杉矶逮捕了他，因为他带有一份要炸毁工业目标的清单，5个假护照，1个密码本和225包炸药。”

戴维·怀斯无精打彩地摇着头。他面容消瘦，疲乏得脸色灰白。会议室的桌面上摆满了咖啡杯。

“让国内安全处见鬼去吧！”他说。“我想今晚前就用飞机把那个日本人送往东京。这是总统本人的命令。”

代局长又打了一次电话。只有遵命！即使联邦调查局也奈何不了联合在一起的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

“谁陪他去？”他问。

戴维·怀斯瞧了一下表。

“我一个小时后告诉你。”

中央情报局的头号人物不禁想起了那些被关在东京大使办公室的人。同这样一些疯子在一起，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他10年前就认识东京站站长艾伯特·博尔佐依。

“已正式通知家属了吗？”他问。

“是的，先生”，远东处的一名助手回答说。

“好。让他们也乘飞机去东京。”

美智子不停地发出嘶哑的喘气声，两眼翻白，剧烈的痉挛使她抖动不已。

一等参赞尝了三明治和茶，而那些恐怖分子还没有动过这些吃喝东西。再说，人质们甚至不感到饿。女秘书的垂危状态占据了他们的全部心思。他们原想可以充耳不闻和大胆做些什么。但紧张的气氛加上寒冷，使他们变得越来越麻木了。

大使极其烦躁，回头对广子大声说道：

“这太残酷了！这位女子快死了。请你把她交给警察。我们人够多了，足可保佑你。”

广子像被蜘蛛戳了一下，猛地从扶手椅里跳下来，尖声叫道：

“住口。我用不着你来给我下命令。”

“对这位女子行行好吧”，大使坚持说。

广子那充满仇恨的咧嘴强笑突然变成了一种恶意的微笑。

“你说得对”，她用正常的声音说。“这条母狗发出了臭味。我们应该把她扔出去。”

为了不影响广子的“善举”，大使不再答腔。他因为无能为力而痛苦，不由想起了那些与他们相距几米围着大使馆的数百名警察。

没有任何可能进行干涉。

恐怖分子们会毫不犹豫地打死他们。他怯懦地想，美国政府接受了广子的所有要求，几个小时之后，这一切仅仅留下一个令人不快的回忆。接着，他听见广子在用日语向她的一位同伙发出命令，他回头一看，大为震惊：留小胡子的恐怖分子正在把美智子拖往敞开的窗口……原来广子想这样把她扔出去。他重又转过身来说：

“不行！”他喊叫道。

广子用巴莱塔手枪对准他，瞪着两只充满仇恨的大眼：

“住嘴。”

“注意！”

日本警察的这一声喊，引起了战斗准备。马上，十来个探照灯照向了美国大使馆的白楼正面。大使办公室的窗帘刚刚拉开，恐怖分子就拉灭了电灯，看不见室内的任何情况。

警察们赶紧隐蔽起来。在忆良饭店的窗口，几百名看热闹的人也都屏息静气。电视摄象机开始隆隆地响着。一位女子的声音从打开的窗口喊叫了些什么。

“她说什么？”中央情报局的一位美国官员问道。

“她说只要开一枪，他们就杀死一名人质……”小宅翻译说。

“湖滨”处长小宅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惶惑又紧张地注视着昏暗的窗口。

数十名警察等待着，手指放在枪的扳机上。像一个大包裹的东西出现在窗口，被看不见的手推了出来，只保持了一会平衡，就在空中翻滚。探照灯一直跟踪照射着。

包裹似的东西扑腾一声落在了停车场中间。窗帘重又拉上了。探照灯的白光照亮了一位女子已无生气的散架躯体。排雷专家们推着一块厚厚的装甲挡板，开始慢慢地朝她爬去。他们用长长的金属杆触摸她，翻转她，终于确信她不是设的一个圈套。他们跑过去救她，后面跟着护士、医生和一些警察。街上响起了一片嘈杂声。新闻记者们争先恐后地跑过来要看看掉下来的是什么东西。

一位日本医生弯下身子查看躯体，四周围着一圈震惊的人群。那女子鼻孔紧闭，脸部被打得变形，好像已死。在她血迹斑斑的上衣上，用大头针别着一张纸条。一名警察把它取下来递给了东京警察局长。

警察局长借着手电筒的光亮看着纸上的日文翻译看：

“我们一直等到明晚 20 点半。如果我们的同伴古木届时还未送到，我们就每小时处决一名人质。”

“她还有气！”医生宣布说。

护士们极其小心地把散架的躯体放在担架上。人们已在给